

論語隨筆

卷六至卷九



831493

論語隨筆卷六



天清圖
書鑑錄
審正彙

大德堂
吳氏
蘇陽牛運震學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章意以可使南面為主下文因問子桑伯子而發辨簡

之論正是仲弓可使南面處此非一時之言門弟子類

記之耳聖人說雍也可使南面語意本自渾淪記其辨

簡一事而可使之旨自見事不相承而意自相貫此中

正有不即不離之妙若說仲弓因夫子許已南面卻借

論語隨筆

卷六

空山堂

伯子以自證又自以為己之簡與伯子不同說來何等

牽曲鄙瑣聖賢意思正不如此可也簡三字原有分

寸仲弓寧不知之但仲弓意中本有居敬行簡一段議

論特借論伯子以發之而其立說之當實為聖人所不

能易若說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豈不冤殺子曰

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

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

但口中則俱不說出集註所云默契機關正在此處討

分曉居敬是此心惺惺時時省察檢點正謹慎嚴密

之意故曰中有主而自治嚴 居敬之簡只是法去其
太甚令戒其繁苛有提綱絜要之意 敬而簡則爲簡
嚴簡易之簡不敬而簡則爲簡忽簡率之簡 仲弓此
論一法一戒昭然金鑑雍之言然暗照出可使南面之
旨似有意似無意甚妙 居簡而行簡似乎簡矣然乃
所以不簡蓋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可
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道德之後流爲刑
名清談之禍中原分裂此皆太簡之流弊故聖賢慎言
之

論語隨筆

卷六

二

空山堂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工夫集註所謂克己之功也不必
說是好學符驗 怒一人而其餘波及於他是遷其怒
之半也怒此人而其實嫁之於彼是遷其怒之全也
遷怒有內有私意而遷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
遷者氣動志也又如室於怒而市於色或罪在甲而怒
及乙皆是遷怒 不貳過韓子云生於其心亦爲過說
得甚細 文過便是多了一過恬過亦是重複有過
怒與過皆從己上生出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 未

怒之先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瑜
不揜既知之後根株悉拔今也則亡言此時則無此
人未聞好學者也有餘音嫋嫋歛歛欲絕之意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友道之厚原思爲吏之廉俱是極高身分聖人裁
之以義更見意思精微時講說來本好但此章本文語
意似不分兩截須連貫看之總以夫子用財之義爲言
方得其旨蓋聖人不當與則不與雖或請之亦不多與
若或與之猶深責其非常與則與亦不厭多如或辭之

論語隨筆

卷六

三

空山堂

必固與之且代爲計之以廣其與此聖人之用財曲而
當也玩五與字自得其解 周急不繼富雖爲冉子說
話卻與與鄰里鄉黨意思暗照生情 冉子請粟總爲
子華使齊妙在聖人卽以子華使齊論之看出其家不
貧冉子多此一請 看透與粟爲繼富則冉子無以自
處并無以處子華若使子華裘馬翩翩而有母尸饗猶
煩良友代籌則子華何以爲人子耶 原思之辭正苦
在九百之粟無安頓處妙在聖人指與他一條出路然
後思之受之有道耳 照聖人用財之義爲言毋字正

不必重講且漢人章句則毋以與爾云云本是一句
子華使於齊子華二字正是眼目原思爲之宰爲宰二
字正見書法

子謂仲弓曰章

章意只似泛論用人之道爲當時官人以世者發記者
以爲隱指仲弓耳仲弓只是出身微賤說者必以爲
父惡雖見家語亦不得爲確據况稱其子之善而彰其
父之惡恐非情理似不可從用舍字是此章眼目山
川威嚴正直世閒持公道者莫過於此非借山川立言
不得聳心動聽山川只是要明神以誓之只說必用
不必說如何用法時文輒用刀鋸鼎鑊等語反說得敗

興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內外賓主之說只是爲不違字至字作影喻耳後人遂
以仁在心之外心在仁之外仁在內而爲主心在外而
爲賓糾纏不清反滋魔障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
亦借以言其暫日月至是約略渾舉之詞日至月至亦
不必分作兩等只說旬月之間有一次至仁耳至字

論語隨筆

卷六

四

空山堂

亦是徹底曾到一番不同泛泛 顏子是不遠之復諸
子則頌復之厲也 三月寒暑更遷潛移默運不無微
有斷續而顏子體驗之功與時消息所謂未達一間與
欲罷不能俱於此可想若謂此際定不能不違便死於
句下矣 三月不違與日月之至須在離合絕續上細
參

季康子問仲由章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
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論語隨筆

卷六

五

空山堂

從政自是爲大夫但與執政有別此中有輕讀重讀兩
義正須細參 可使也與可不可不可知之辭也何有
言辨此甚易正將康子疑議一筆掃卻 可使使字康
子或爲國家引用人才或爲權門樹植私人皆不可定
夫子只論三子長於政事勝任有餘全不荅他使字意
思甚高 果則可以濟大難定大計達則是非成敗無
不預定物理人情無不周知迎刃而解觸機而中藝則
才堪肆應措施不窮兵刑錢穀料理裕如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閔子不任權門由求臣于季氏各行其志正不必因此抑彼 此段說話看來始終都是決辭只是有道之言出之溫婉所謂閭閻如也 計及復我連他後路都截斷了不是自己定要必去只是要他不來 在汶上只是說要越境乃免其實說到汶上正不必到汶上也善爲我辭此中有無限意思如有復我正是末後一著主意不可以此爲善辭中事

伯牛有疾章

伯牛德行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此是

論語隨筆

卷六

六

空山堂

正意正其爲天命非不能謹疾而然本文本無此旨

南面視疾此尊君之禮伯牛家安得以君禮尊孔子孔子既不敢當何難使之仍遷於北牖下而入室視之乃必自牖執其手耶此皆說之不可通者緣伯牛病癩癩疾不可近故孔子不入其室而師弟之情難以忽然有不得不爲承訣者故自牖執其手 亡之命矣夫作兩句讀斷短節嗚咽對病人言死人情所諱師弟之誼直如父子不能諱也 斯人也四句長歎累晞往復繚繞言平常疾病死去猶可乃以如此之人而染此等之疾

縱死也不得好死豈不可痛如此說自然情致懇切意味深長

子曰賢哉回也章

一簞食三句作一句讀言簞食瓢飲以在陋巷也此例句法不改其樂言顏子本自有樂雖貧苦之至亦不改爾其字當深玩顏子自有顏子之樂此中有得心之妙與凡人不同亦有獨得之妙與他聖賢之樂又不同樂者非樂其貧樂其道也有道則心廣體胖怡然自得自然會樂然則是有道而樂究不可說樂道先儒

論語隨筆

卷六

七

空山堂

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此直野狐禪耳到得樂處自然知得亦何處可尋耶欲問顏子所樂何事須知顏子所好何學欲知顏子所樂何事須問人之所憂何事此數語正有解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冉子開口非不說三字便是半遮半掩不肯說是不說卻借諉於力不足明明是畫字供狀突然說非不說一似誰冤枉他來卻極力辨剖者冉子說說道或實是說來但不肯用力耳或曰冉子實是不會說此又深

一層看 力不足者用反撲法緊接力不足也句 中道字爲畫字伏根 一畫字簡盡道出委靡怠棄人病痛 中道而廢只是形容一个力不足的模樣不是真有此人不可認煞

子謂子夏曰章

此章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一說儒字人便放心肆志藉以託業藏身了卻就中分析出君子小人令人悚然汗下 曰爲曰無爲一彼一此剖其界出彼入此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 小人儒括得廣亦勘得細風流相尚好名自高異端曲學以及記誦詞章之末都要算小人儒 君子儒有體有用小人儒亦有內有外外註謂子夏文學之士恐忽其遠者大者似是以遠大爲君子儒以近小爲小人儒了說來有病

子游爲武城宰章

得人所以匡正政事表厲風俗所關匪細揚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故得人須重看子游以有字換得字亦曰武城有此人爾蓋不敢自以

論語隨筆

卷六

八

空山堂

爲得也。行不由徑是武城人傳聞共知者非公不至則其微察而得之者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卽此落落不羣便是獨行君子。由徑沒甚不好不由徑卻自方正不諧流俗不至偃室卻沒甚奇處非公不至自高雅界限分明。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兩項不可平列。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春秋大夫陵君犯上其源生于伐能矜功故舉之反以風世。左傳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添出將入

論語隨筆

卷六

九

空山堂

門三字便覺另有精神光景蓋入門之時正國之人屬耳目焉且敗軍入門惟恐追師之及於此策馬更覺顧盼生情。策馬之時懷喪師之恥懼冒功之嫌傷大夫之不同心悼三軍之不用命痛公叔務人林不狃諸人之没于戰陣此中有多少深情惋恨。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章

衰世之俗好諛悅色此正意也本文卻用反語出之更覺深切陡下二語似爲鮀朝幸似爲鮀朝羨似爲鮀朝諂卻是爲不鮀不朝者悲爲不鮀不朝者危正不必說

今之人好諛悅色爲何如而已感慨無盡矣 難免不徒不免憎惡言不免於禍患也說得愛憎之交滿前機併成何世界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由戶由道各開說不可說由戶卽道中之一事便混雜不清 道字如五倫五事亦須渾看不必深求 誰能出不由戶本無可怪異緣莫由斯道便連出不能不由戶也成怪異了第一句卽有怪歎之意不必讀到第二句乃知也 出不由戶極怪異事卻以不能不由戶爲論語隨筆

卷六

十

空山堂

可怪立言最妙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不可分内外文質只以外言凡容貌詞氣威儀動作皆是時講謂質主內以忠信誠懇貼質字便與相雜適均及損有餘補不足都說不去質只是朴素簡易之意不必專主在內言也 彬彬者質中有文文中有質相緯而成章如相雜然見爲質而文非有餘見爲文而質非不足合同而俱化如適均然 損文卽以益質益文卽以損質然質亦自有可損益處蓋忠信誠懇本天

之質原不可損若朴素簡易之見於外者本自可損可益也 文質彬彬自以現成者而言此上政有矯揉變化涵養薰陶工夫在 不齊所以爲齊不均所以爲均如一事宜質多文少一事又宜文多質少如禮器貴多貴少之說看來似乎偏重通算起來仍無害其爲彬彬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此章兩生字俱以生存言或問分生初生存甚謬 直

字所謂清明之質剛大之體如見善則必好見惡則必

論語隨筆

卷六

十一

空山堂

惡爲子則必孝爲臣則必忠皆秉天地之正氣爲之人

之生存賴有此也罔如學而不思則罔之罔所謂如夢

如醉如鬼如蛾耳目手足皆爲虛器父子君臣皆成空

質此乃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猶得食息於世者乃

幸而免耳 罔則昧理冥行如所謂游魂爲變相似

此章語意有斧鉞雷霆烈日秋霜氣象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是真知灼見正不可易言好是深嗜篤好與知者利

仁利字相似集註求字說得猶淺樂字是得道之後心

曠神怡正如孔顏樂趣集註有所得仍是半面語有所
得便有所失如何能樂樂者無所得實無所不得也
三之者確有所指正道中之況味也 等道也知之者
看得是這等光景好之樂之者看又各有一種境界所
謂淺人得之見淺深人得之見深也 三者字可就三
人言之亦可就一人分三境言之 不如正如所必歷
之程此言不可躡等而進如惟不如所必企之境此言
不可半途而廢

子曰中人以上章

論語隨筆

卷六

三

空山堂

上下本一理說來卻有不同如論孝說奉几授杖溫清
定省便是語下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及先意承顏
能愛能敬便是語上如論仁說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便
是語上說其言也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語下
此一理而有上下兩層也 本文只說語上不可補說
語下亦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不可添出中人又作
一樣緣中人已連中人以下一邊也 中人以上兼天
資學方言之或則高明或則沉潛皆是 可以語上有
悟境有信境所謂如逢其故如遇其新不可語上卽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樊遲問知章

民義猶言人綱人紀所謂天經地義而民之行也不曰義而曰民義對鬼神言之民字中自帝王聖賢以及匹夫匹婦之愚不肖都括在內 鬼神指山川五祀之正神敬之是一事遠之又是一事洞洞屬屬肅肅雖雖以承祭祀便是敬不祈請不詔瀆便是遠鬼神以遠人爲樂固遠之鬼神依人而行亦遠之此敬與遠爲兩事各不相蒙也然敬卽是遠遠正是敬敬與遠又是一事也

論語隨筆

卷六

三

空山堂

先安頓仁者二字難字獲字方有著落難是爲仁之功獲是爲仁之效如以乾道爲仁克己復禮便是難天下歸仁便是獲以坤道爲仁主敬行恕便是難邦家無怨便是獲獲字不算功利後獲是勿正勿助長不是不要獲但放在後邊耳此正爲仁者甘苦疾徐之數卻一句道出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各以其重者言之不可過泥 集註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亦太拘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仁亦可就一人說然案白文就兩人說較妥 上二

句言其性情中二句言其本體下二句言其效驗論次序當以動靜二字爲主而次及其性情效驗卻以中二句縮合上下用意別有妙解樂水樂山言下便含有動靜在但不說出耳樂壽二字亦須切動靜二字說出水即知之機山即仁之象仁者知者心中本自有山水而山水寫之山水中本自有仁知而知者仁者觸之見山水而樂亦不必見山水而樂也且遇山而樂水之意自在遇水而樂山之意亦自在 此章三層板分便非集註設伏鉤聯之義呆串則失本文層疊舉似之情

論語隨筆

卷六

十四

空山堂

須神明善會之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只在政俗上說開國得失立國強弱都不在此論水一變不是尋常改頭換面變齊固須脫胎換骨變魯亦須洗腸滌胃蓋玩愒偷安已成錮疾非極力振刷整頓亦不能改觀也 變齊不必去陳氏變魯不必去三桓王道復紀綱振則陳氏自馴三桓自弱 論國勢則魯不如齊論國體則齊不如魯蓋國之強弱有體有用齊體弱而用強魯用弱而體強也 魯一變至道齊再

變至道須知魯一變至道頗難齊之再變至道卻又易
于魯也

子曰觚不觚章

觚係酒器或曰木簡此章之觚則確指酒器蓋木簡秦
以後始有之 觚者所以命名也觚者所以命形也以
其命形因而命名聞其名弗見而知其形也見其形不
問而知其名也一似古昔制器者深防後人之變易而
預杜之者 一觚細事本不足深論緣一切君臣父子
大倫禮樂刑政大事名存而實去實去而名仍存皆觚
而不觚不觚而觚一例所以可歎 破觚爲圓或亦因
時變通之一法但不得仍名之爲觚空名僅存或亦不
忘本初之意但觚而不觚則不可也如此往復說始得
觚哉觚哉猶言如此猶名之爲觚耶須得咨嗟含蓄
之神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先坐煞仁者正見有仁人之名有必爲仁者之志便招
出從并救人一道難題目來 何爲其然非謂必無此
理言爲仁自有正常之道仁者之心本自光明坦直行

來本不礙手何必如是以求仁也 逝人逝之陷人陷
之俱以實字作活字用陷字換他從字言不是從直陷
之而已逝字正對從字逝陷論井有人一事欺罔推開
泛言而井有人一事在其中 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
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
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論所
救有多寡大小也 時講此章以經權立論言爲仁之
道正有權變在不知此章語意全說不著行權只是見
于得事理分明不失之愚耳

論語隨筆

卷六

六

空山堂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文如六經六藝禮如五倫五事約之之字指所學之文
言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乃持守之節文也 集註平
列本文卻自申說 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表裏恐
人之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於二
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須兼此數層
意乃得 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
事到身體力行只是個脩己以敬非禮勿動而已其所

守豈不甚約亦可以難之之詞

子見南子章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則南子可見也淫亂之人非君子所當見則南子不可見也二項較其輕重自以不見爲是是以孔子辭謝也及其不得已而見之蓋以居人之國不肯拒人太甚所謂仲尼不爲己甚也究竟恃有見小君之禮在不可云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也 聖人之見南子深情委曲難以明言子路剛而過激亦不暇與深言故直言以誓之 矢誓也予所否

論語隨筆

卷六

七

空山堂

云云正誓辭諸儒辨說不一總要避一誓字何必如此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章

惟中故庸二字不平對中只說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之意卽在其中 此以中庸之德言德兼存之於心見之於行言之以德言則不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曰民鮮謂少有此德也 民字該得廣不專指百姓 天理民彝此道自在天壤奇行異能此事不絕於古今只是中庸之德少能有此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博施於民自我之施恩澤而言能濟眾言民之胥被其澤所謂均沾實惠也。何事於仁猶言能如此則何必斤斤以仁爲事也。這分位極高便已過乎仁了。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聖可以該仁仁不足以盡聖。堯舜猶病不但以堯舜之心言實則無一夫不被其澤本是難事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立達不分教養蓋教養是有位的事教中亦有立養中亦有達也究竟立是養的意思多達是教的意思多。立是豎說如云扶持培植不令傾仆也達是橫說如云開導疏通不令閉

論語隨筆

卷六

六

空山堂

塞也。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卽此可以觀仁者之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卽自然之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勉然之恕。不說不欲勿施卻說能近取譬正爲方字抒寫。近字下得好近莫近於己己卽人之影似也譬字更妙以己譬人正如罕譬而喻之譬方如方伎方術之方又如醫家之有藥方正爲仁之巧法也。上節是指點仁之木體以立近取之根下節正說工夫不重分安勉。取譬如大易之取象詩之有比興也。

論語隨筆卷七

論語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述者之功未見其不如作孔

子之時六經大備本無庸作孔子之述卽是作且勝於

作但就聖人語中只可說述不如作我不敢作姑爲述

耳而作是著作之作與制作無干或謂孔子不得位故

不作非也不得位何妨著作耶信是好字之根惟信

論語隨筆

卷七

空山堂

故好惟好則更信正須往復尋環言之信而好古乃

述而不作之本後儒師心自用妄生異議或疑古文尚

書或改舊本大學或謂詩書小序爲不可信或謂周禮

儀禮非聖人之書皆不信古而因以不好者也述而

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雖聖人自

謙須曉得聖人一生實實是述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

處矜詡不得浮淺不得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

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人多輕看述

字似聖人故爲退遜之詞不知述字更難承當也

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識有兩解一說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不言而心解也須兼用之默識之義方得存諸心是記性心解是悟性皆以默得之默識不是口耳記誦亦不是空寂虛無此中領會身分儘高學字仍兼知能卽以默識之理見之講貫服習也誨人亦頂默識不必定作三平說三項身分可上可下可高可卑不必說非聖人之極至但就聖人語中只好說得平易耳

子曰德之不脩章

論語隨筆

卷七

二

空山堂

德以心得言便與徙義改不善以事爲言者較別脩是去其所本無全其所固有講學所謂博學而詳說之也集註曰新字正有意味須日日研尋磨礪勿合間斷始得若謂已脩已講已徙已改便是不日新也不脩四項都在憂字中討出四不字正爲憂字鞭策又須將這許多說話都做自己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說得吾字有意味則憂字愈吃緊

子之燕居章

燕居不必獨處時畢竟私居獨處時居多集註閒暇無

事謂非見賓臨民時也申申其容舒容統一身而言舒謂舒泰不訓舒遲緣居是坐時故不得言舒遲也天天其色愉色指面色而言天天少好和悅之色似之衆人怠惰放肆賢人矜持嚴厲兩面作陪方得聖人中和氣象聖人誠極血氣與和要論此語則不謂不也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志氣相因志衰氣亦衰氣衰志愈衰時講衰字謂氣衰非志衰也謬衰於夢寐驗之意思便極深微須知不夢周公如何便算衰極此中正有深情苦衷周家基

論語隨筆

卷七

三

空山堂

業及一切大制作俱是周公創造魯又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時時要爲東周自然該夢周公時解辨夢是思想因及至人無夢晝則驗之妻子夜則驗之夢寐等語都與本旨無當也語類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个徵兆如此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通到得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應如此吾衰不夢周公言此以見道之不能行又自傷遲暮衰憊亦不堪爲當世用也

子曰志於道章

志道兼知行先明諸心便是知不疑所行便是行道猶

路也念茲在茲而無他岐之惑這路便走不差了一據
如手之能持足之能蹈實有所據堅不可奪又如據守
城池憑據山陵皆有牢固不搖之意如顏子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便是據於德樣子終始惟一
卽主忠信也時乃日新卽徒義也據字兼此二義主忠
信則其正義也依字自是存養之熟所謂終食無違
也不見合也安見爲離未嘗絕也安所用續如此等皆
依字精義但依字之解實不止此此如依附戀之依
如人之依安宅人子之依父母遊人之依故鄉依有常

論語隨筆

卷七

四

空山堂

倚常靠之意性命關切刻不容離乃合此處依字意
思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游字意思更精如泛
舟於水載沉載浮此中正有不卽不離之妙張子曰
藝者曰爲之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畱故曰游盡
乎物理周於世用優游涵泳而非僻之心無自而入神
明之趣與日俱進此游藝之妙也四於字王見工夫
不可誤用四句排次又見循序爲之不可躐等此章
言爲聖人之道當如是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謂自具束脩之禮以來學也 以上以
卑獻尊者之詞非舉薄者以該厚者也 禮聞來學不
聞往教聖人言此所以深望天下之來學也 分不相
統則嫌於以師道自居意不能誠則無受教之地自行
束脩以上則分相統而來學之意亦誠矣故曰未嘗無
誨

子曰不憤不啓章

此章之旨與上章相承上章言誨人不倦之意此章則
欲學者自勉爲受教之地也 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

論語隨筆

卷七

五

空山堂

得於言憤有鬱懣之意凡人怒則憤憂則憤心求通而
未得者勃勃不平似有怒於中鬱鬱不釋又如悄然以
憂者 悱有屈抑之意口欲言而不能則其貌悱然而
不能以自伸如有困而未舒者此二者是能疑的人啓
如啓戶開其塞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也 四

隅猶言兩端凡理不必有四隅特以有形體方隅者狀
之耳舉一隅卽以三隅反是能悟的人旣不能疑又不
能悟則教無所施也 集註程子三項作一串說卻與
章意不合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集註兩不能字用意最深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是日字須看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 陳氏曰

是日歌或遇嘗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哀不

能忘也 又云辨此與爾來吳夫會及三年嘗歌也

子謂顏淵曰章

尹氏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只形容得兩則字

猶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之說看兩之字及有是字確

有所指須知此中正有絕大本領事業在聖人正說用

論語隨筆

卷七

六 空山堂

行舍藏惟我與爾能有此具所謂出有所以出處有所

以處不徒以與世推移不滯於物爲言也朱子語類若

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

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

子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

曰有是夫言我有這個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按

此二條乃此節正解宜從之其餘他說猶有出入須詳

參 用之則行聖人便有期月三年立道綏動大本領

顏子亦有虞夏商周爲邦之大法舍之則藏聖人便有

刪定纂脩實事顏子亦有博文約禮克復歸仁實學

尹氏說命不足道也此句說得太高卻非此處正旨

謝氏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亦只說得功名之士一

邊且與聖人說行藏本旨全沒道著也行三軍亦國

之大事緣子路自負所長未免有沾沾自喜之意故抑

而教之謝氏謂其論益卑又曰因其失而救之似以暴

虎馮河爲明指子路者抑亦意苛而語滯矣暴虎馮

河云云只是摹一有勇無謀樣子非謂必有此事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卽指行軍說朱子曰此本爲行三軍

論語隨筆

卷七

七

空山堂

而發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者是也戰危事也而易

言之則多敗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吳朱然在

軍中終日欽欽如對大敵所謂臨事而懼也庖丁解牛

每到族理必悚然爲之一動心動便是懼三軍要勇

行三軍要謀若徒謀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

年不成也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旣成而不愆於素故曰

好謀而成此中兼詳審果斷二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通節俱婉商之詞味雖字亦字如字自見不可從時解

以如字爲決詞也時解設言富之可求正以證其不可
求雖於聖人本旨亦自近似但太趨重下截卻將聖人
設身處地斟酌打算一段神情粗略混過究不得聖人
語氣也此章正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兩吾字正
聖人現身說法不得謂聖人替人家說話也義命二
字相爲表裏但爲世人說話則義理之說與利害得失
不當不勝也此章說求富正在得失上講謂無論富不當
求即求之亦不能必得子細算來不如從吾所好之現
成自然也聖人說話本乎人情淡淡數語可使英雄豪
傑猛醒回頭亦不是專爲中人發也所好只渾言之
不可撫實猶言名教中自有樂地

論語隨筆

卷七

八

空山堂

子之所慎章

慎字是聖賢要道三者尤其大者齊是幽明交接之際
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吾身存亡之際慎者於其際
而謹其幾也慎齊兼內外謂一其心志潔其身體慎
戰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慎疾謂未疾則有養生之術
既疾則有謹疾之方

子在齊聞韶章

三月上當有學之二字但不必添出玩不圖句語意自應有學之工夫在不然何至三月之久然後發歎耶三月不知肉味正如伯牙子學琴三年至於精神寂寞也聲音之道移人本有如此神理深於此道者知之不圖句正見韶樂之妙出諸意料之外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此際覺得如天如地盡善盡美許多說話俱不足爲形容贊歎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字確有所指卻又一無所著

斯字正指聲音節奏之妙時講反說聖人神遊中天如

論語隨筆

卷七

九

空山堂

遇大舜性情功德之盛不止聲音不知聖人與舜心源相契其性情功德卽不聞韶寧不默相契合此章正重聲音之神妙正未易言也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

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二語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驚喜之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按魯韶未必如齊韶之善季札贊歎亦不如夫子之深玩不圖句有得之恨晚意言若不是在齊聞韶

學而有得幾乎錯過一生也從此著意便得其真神理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衛輒據國衛人議論紛紛不一故再有欲質之以折衷不必說衛人俱爲衛君而冉有亦疑夫子爲之也時講云一說衛君便是爲衛君了此說似深實固細思冉子不稱衛君卻謂之何也古之賢人也卽指讓國一事求仁得仁只是二子各行其志便是求仁得仁不指中子之立宗社有托爲言夷齊當日祇知行其心之所安再無第二層打算仁字說得懇切讓國爭國當在義字上說今卻說出个仁字正在心上本原處說夷齊只是不失其本心衛輒卻是本心喪盡也伯夷尊父

論語隨筆

卷七

十

空山堂

命叔齊重天倫此舊說也看來伯夷是重父之命叔齊亦是成父之名不忍使其父有溺愛少子廢長立幼之嫌都是不死其親的意思如此說卻與父子之事對針衛輒正自無藉口安身處也只再問怨乎便見子貢善問二子雖賢若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而衛君之見絕於聖人更無可疑者求仁得仁正要說得極平常坦白是合當如

此乃見天理之當然正不必極力贊揚清風高節也
時講伯夷得國便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
於弟不得爲得國之正叔齊若立以少易長亦不可聞
於天子而撫國都是心中不安處如此說看出二子多
少瞻顧卻將父子至情說輕了細思與仁字何干耶
夷齊大節只是讓國諫伐二事此章專主讓國程子說
牽連諫伐非此章本旨 中子立宗社安此是當日夷
齊讓國遭際妥當處此章本旨卻不重此若沾沾計宗
社卻令衛輒反得藉口也

論語隨筆

卷七

十一

空山堂

子曰飯疏食章

疏水曲肱聖人一生無此境地須知是假設言之如此
說亦字纔得靈活 樂亦在其中真有不卽不離之妙
較不改其樂更覺渾成自然若說做蹴土芥等語似是
輕富貴卻是重富貴了於我如浮雲此語說得入妙程
子著一輕字便失其神 不義而富且貴須看不義字
於我如浮雲不必作高曠鄙薄語只是與我全不相干
緣浮雲正無可鄙薄處 浮雲自去自來我於富貴本
無去來浮雲若有若無我於富貴亦不可以言有無

子曰加我數年章

加字不必改作假字加卽假字之義五十卽照本字讀不必作卒字卒以學易本不成文理孔子七十贊易正不妨五十學易也或疑孔子年未甚老如何便假年於天不知聖人未老假年正是苦心好學惟曰不足之意不大易本寡過之書學易兼居則玩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二義吉凶消長之理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之道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卽天道以決人事聖人學易祇是盡人事以體天道也 天道有吉有凶如生殺二者

論語隨筆

卷七

三

空山堂

生便是吉殺便是凶和風甘雨便是吉風雹雷霆便是凶有吉不可無凶只是論其當否耳 當存則存當亡則亡存亡不但照生死說如一般處所在此處便是存不在此處便是亡也 易之大旨只是要人處中守正要人持盈守滿要人謙卑遜順要人恐懼脩省凡此皆寡過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此意 易占詞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緣有咎故言无咎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易道深遠未易盡窺且看繫辭九卦同人七爻咸卦十一爻之

旨可悟寡過之義

子所雅言章

雅訓正訓常兼此二義始得 禮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禮無所不該朝聘軍旅皆有禮執者取其切於日用者也在當日日本有禮經但非如今日之三禮本頭耳皆雅言也末又復繳一句正記者指數神情唱歎不盡乃心領神會鄭重丁寧光景 不是聖人立此課程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人所常言大都 不離於是雅字情景義旨乃得

論語隨筆

卷七

七

空山堂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之問子路之不對都是將聖人看得高遠了聖人自道卻只平易如此細算一生祇是好學不倦而已發憤忘食重憤字便如憤怒憤懣之憤鬱勃不平如人有病症相似食雖切何暇及此樂字要看蓋從憤字中來歷苦得甘彌見可樂以字極現成自然憂如何可忘惟其樂之極乃不見有憂耳憤樂相尋不知年數之不足歲月之有變所謂老於此中以終吾身足矣云爾字說得極尋常極平易息心體味正極精深此所以爲聖

人自道語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語類至誠無息如
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皆朱子言外贊歎語推崇
極高卻非聖人本色 有時人文字講發憤忘食云虛
與實相薄而鬱生焉語極可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章之旨人皆謂聖人自謙其實乃聖人自道耳古來
聖人之好學者莫如孔子孔子實非生知者第其好古
敏求之至所得與生知無二而更有進焉者蓋生知之
聖只是生成便如此由好學而深之正自不可限量所

論語隨筆

卷七

西 空山堂

謂天縱之將聖也生而知之是古來已有的名目好古
敏以求之是孔子自己體按撰出來字樣二項不可平
對亦不可說人皆以生知推我我卻非生知如此說便
淺率無味 好古敏求字字須還他著落其好古直是
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有忘寢忘食欲罷
不能處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尹氏謂生而可知
者義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須學此言非是學時要無
所不學雖義理亦須閱歷日深而研之愈精且禮樂名
物古今事變亦無非義理也

子不語章

荅述曰語聖人不語直是不肯一字道及非但不輕語也神本非不正但此處與怪力亂三項並列便是神降於莘之神卽屬正神所謂語神定是說鬼神升降往來徵驗顯見種種不經之事不是說造化之迹及祭祀之典也怪力亂神俗人庸儒本不能道才人學士矜耀見聞跌宕笑噓正須借此以佐談鋒聖人胸中所記怪力亂神之事正多卻絕口不談正有難處謝氏語常等四項乃借所語以見所不語也本文不重此旨

論語隨筆

卷七

五

空山堂

子曰三人行章

看本文三人行必有我師明明我在三人之外矣觀漢詔三人同行厥有我師可見不必泥三人同行其一我也之解三人極言其少三人中或皆善皆惡或一善一惡均足爲我之師須活看我欲有師無不有者師者所以長善而救失尤在以身爲法儼然有善可擇而從固我師也明明有不善可改卽是以不善爲我立教又豈非我師擇字貼在善一邊說所以別善於不善也從善爲師此人所知也改不善亦是師此出人情之

外其實卻是至理語極奇妙 聖人能自得師庸人不能得師聖人能師庸愚庸愚反不能師聖人言善不善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圓緊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廢興行止成敗利鈍聖人固不能自必也故往往委之於命至於生死之際聖人固有以自信矣若匡久桓魋直欲加害於孔子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處又必保護此德也聖人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論語隨筆

卷七

六

空山堂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我字吾字對爾字與二三子言之末句又一叫應是將全身和盤托出以示人使其各自領取游氏所謂質諸已以實其言是也 吾無隱乎爾言我不爲爾告當誰告者吾卽好隱亦必不與爾乎隱也况我本非隱者須往復言之 與字與隱字對無行不與卽所謂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行字不必泥言無往不與也 首句一呼先與二三子喝破疑團次句急轉爲之剖白解釋末句

正爲無隱解註乃切實證明全在末句著力通節神情
往復盤旋總趕在末三字收住現身說法全神活見

子以四教章

四教是門人習以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第與雅言微
有不同看一以字聖人雖未必斤斤立此條規課程如
後世經義治事之說然實靠此立教離他不得四項
平說不必分輕重本末或側注或串插乃餘意非正文
也文自是致知格物之事但既謂之文須指六經六
藝燦然有章秩然有條者言之忠信俱在心上說俱

論語隨筆

卷七

七

空山堂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章旨總重思有恒蓋當時風俗日非人心日壞巧偽滋
萌機詐紛起得一本心不失者卽是世道防維若說思
有恒者以爲善人君子并可以爲作聖之基猶是後一
層意也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亦是大
概語其實善人有恒只是資質好聖人君子卻是質學
兼到也聖人大而化之君子才德純全只是大而未化

耳善人有志於善而自不爲惡有恆氣質便倚於一偏只是不貳其操如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者古之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亦便是有恆者樣子恆字道理極大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聖人之德一恆字足以盡之但說有恆者便指恆之一端而言言下政自有分寸在 第二个子曰非衍文蓋更端之詞如挨次說去須有君子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善人者斯可矣一段說話今另起一頭便省此一層也 亡而爲有三句卽是無恆正面蓋有恆者內外如一自然始終如一今亡

論語隨筆

卷七

六

空山堂

而爲有云云如此變許多端不能內外如一自不能始終如一則其無恆也亦甚矣難乎有恆言如何算得有恆非就無恆之前又推進一層也難乎字不可泥 亡有虛盈約泰皆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爲言三項俱有次第亡則全無虛則少有而未實也約則實有而未大也約泰本富貴貧賤之稱今卻借來說凡作爲之事約齋而爲侈泰者皆是 三爲字有多少矯揉機詐

子鈞而不綱章

釣弋亦技藝之一事聖人以此適情寫意亦所不廢不

必說爲養爲祭不得已而釣弋也 不綱是不忍盡取
不射宿是不忍揜取其質聖人並不是有心不忍只是
覺得盡取揜取便沒釣弋的趣味了自然便不肯爲
不釣不弋便是佛氏之戒殺生綱與射宿便是衆人之
恣意暴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聖人獨得釣弋之趣而
取物之義待物之仁於此俱見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作是述作之作謂著書立說也不知而作不失之鑿則
失之偏所謂道不足而強言也自莊列申韓以及荀揚

論語隨筆

卷七

九

空山堂

淮南文中之類百家沸騰異說蠡起雖亦各有所見但
以聖人之道觀之皆可謂之不知而作耳 不知而作
所謂精其說聖人有所不能廢其書天下未嘗不治

多聞是多聞前人論說不同處擇其善者而從之謂考
其異同得失而折衷以定於一說也多見是多見當代
之事如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爲是也識之正以備參
互考訂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之
禮有善殷者有善周者又如刪定詩書之類多見而識
之如夫子脩春秋卽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

之者也。知之次也。只是謙言不敢竟自以爲知。謂僅可附於知者之末耳。不可謂生知爲上。學知爲次。亦不可說心知爲知。聞見之知爲次。

互鄉難與言章

難與言猶言不可化誨也。童子見時講謂童子年少未深染於習俗故見之竊意不然。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卽互鄉之人來見亦見之。政不以其童子而後見也。潔字不必深看。只求進見便是潔以字可玩。與潔與進只因當下可與而與之。破門人惑在不保不與上。集註

論語隨筆

卷七

三

空山堂

謂此章有錯簡。移人潔已以進十四字在與其進也之前。便成一頭兩段。一收閒架。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文義亦通。但細按之。不作錯簡看。意思更覺優長。與其進也。至唯何甚。指互鄉之童子人潔已以進。至不保其往也。拓開泛言之。若離若合。似斷似續。極有引伸往復之妙。語意與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四句正同。與許也不與其退言。不以其進而概其退也。不必添出爲不善字。往謂從此以往。

不保其往言不能承保其後日所爲之善惡也若作已往保字便難下兩層皆言後日者言將來尚不問况既往乎如此看甚明似不必移經以註經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指心之德只淺言之特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欲仁之心卽仁非欲外更有仁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不言來而言至者仁本無所謂往也

論語隨筆

卷七

三

空山堂

不曰至仁而曰仁至正見仁來湊合我何便如之不曰仁斯至而曰斯仁至正見仁非自外來也 斯字甚緊欲與仁初無二心至與欲非有兩候 父兄妻子雖至親也猶有待於呼籲布帛菽粟雖甚便也猶有待於取攜獨仁之爲物一欲卽至若并無須於呼籲取攜者何等切近之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只發問之意便已不善早挾一孟子之事而來者也對詞只知禮二字固是隨口語卻

極渾融極圓活政自有斟酌在孔子退只是一荅之後
抽身便退早知司敗不可與卒談矣 爲同姓爲字讀
去聲謂之吳孟子只是昭公謂之不可說昭公謂之孟
子國人卻謂之吳孟子也蓋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爲
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自吳有不容誣者然則昭公
實未嘗不知禮也此處須要在大處看不可著尖刻纖
巧議論 黨非黨援乃黨護也集解相助匪非解最精
旨愛君愛禮二者不可偏廢經司敗一問一駁勢難兩
全及孔子幸過引咎則愛君愛禮二者均無傷也聖人

論語隨筆

卷七

三

空山堂

立言之妙如此 孔子遇司敗問昭公便是萬分不辛
司敗一問孔子之過便已坐定無可那移了卻說是自
己的幸言下便見吾身一過而以過明禮又以見過則
歸己而代君受過其爲幸也多矣在夫子口中總宜渾
說 末三句有蹙然惻然無限忠悱纏綿歛歛欲絕之
意莫但作尋常認過看 苟字必字似屬泛指卻拈住
本事 不可說幸得聞過只說幸得有過不必說幸得
司敗能知其過只泛說人必知之全是自責自艾卻與
司敗全不相干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章意自於小中見大卻要專主歌論不必作善與人同樂善不倦大話集註氣象從容誠意懇到云云總於必使而後四字內一時俱有不必細分碎疏子與人歌是與人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與人歌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一邊說蓋與人歌不必盡善而幸遇夫善聖人取善與善之心便於此動了不敢苟且忽略揜人之善故必使反而後和和之或是同歌一曲或是同歌一調皆是不必定是本曲也總見聖人愛善之誠雖一歌亦不肯粗心放過此是正旨其他俱屬餘意只是相因看出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字對躬行而言只是著於言詞者如說仁說義及談說六經六藝秩然有次序條理便是莫字疑辭蓋當時之方言也文亦非易事莫吾猶人說得正己其難其慎不可看得太輕易了重言文字正是擡高躬行說行字離躬字不得躬行君子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可說躬行君子之道蓋君子字卽作道字看語氣渾圓

更不必添出之道二字也 則字極斬截與上莫字亦
隱隱相激射 得字重着聖人之所謂得者獨有所謂
得聖人之所謂未者亦實有所謂未惟聖人自知之而
自見之 躬行未得雖聖人自謙語亦須尋出實據方
得如中庸子臣弟友節論語公卿父兄章皆是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全體不息之謂仁此處連舉無分別
差等意 爲誨緊貼聖仁謂爲仁聖之道以仁聖之道
教人也 聖人不居聖仁卻以爲聖仁誨聖仁自處正

論語隨筆

卷七

語

空山堂

是欲廣聖仁之道於天下續聖仁之道於無窮也蓋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其所以爲聖仁者正自有不可限量
處 正唯弟子不能學正唯二字與上文云爾已矣機
鋒緊湊蓋不必與夫子力辨其斷爲聖仁卽其爲聖仁
誨人以聖仁處已不可學而能極力擡高不厭不倦正
極力推尊夫子爲聖仁也此公西華立言妙處

子疾病章

疾病而禱古有此禮臣子之爲君父固有此迫切之至
情焉如周公之爲武王禱是也但出曰臣子則可出自

病者則不可子路之禱是也而請則非也聖人不肯直責其非而但云己之禱久矣語意何等平心易氣深厚篤實此正聖人反躬內省不疚無愧處不可作淺易輕露語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此等難入夫子語中只可說我久已洗心齋戒以對神明卽此便是禱了雖子路亦未必便真以改過遷善爲夫子作懺悔也

子曰奢則不孫章

章意與其奢也寧儉意思不同與奢寧儉重在崇儉探其本也與不孫寧固重在黜奢防其害也儉不中

論語隨筆

卷七

五

空山堂

禮其失則固固何足取只是甚言不孫之害耳此章大旨重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驕奢之極必生僭亂僭亂之極且成弑奪夫子爲世道人心防維總在扶持名分不然則犯上作亂靡所不爲而名分蕩然矣救時之弊不得不爲矯枉之論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芒刃在前不顧流矢解此可悟與其寧字之旨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此章在卷八

此是形容君子小人之心境時講兼內外言者非作德心逸曰休作僞心勞曰拙語意與此章相表裏不

愧不忤心廣體胖正是君子坦蕩蕩處爭名逐利患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君子卽憂勤惕勵中之寬廣者自在小人卽志得意滿此中究竟踟躕不寧也 坦蕩蕩言坦乎其蕩蕩惟平故廣坦字正視貼那蕩蕩蕩蕩正形容那坦

子温而厲章

此聖人容貌之全像也而字兼二義一作轉換解言温中卻厲威中卻不猛恭矣卻又安也一作合併解言温中自有厲厲正見温之妙威中自然不猛不猛正見威

論語隨筆

卷七

五

空山堂

之妙恭之恰好處卽安安正見恭之妙也 或作蟬聯解之亦得言温而又厲厲便近於威威卻又不猛温而厲威而不猛合看便是恭恭處卻又安也 集註陰陽合德只宜渾說六項中陰陽俱有不必屑屑分配

論語隨筆

論語隨筆

論語隨筆

論語隨筆

論語隨筆卷八

滋陽牛運震學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章

史記載大王欲傳位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
荆蠻大王乃立季歷是以國讓也其後傳位文武遂有
天下則是以天下讓也事迹本甚明白集註乃有讓商
之說窮其所以讓商者則曰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
日强大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夫大王之時爲

論語隨筆

卷八

一 空山堂

祖甲小乙之時商業未嘗衰也詩曰實始翦商猶云肇
基王迹云爾且亦魯頌豸之詞而遽以爲大王有翦
商之志可乎左傳大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謂大伯逃
之荆蠻不在大王左右也是以不嗣謂無由立之左傳
補正解之甚明而乃以爲大伯不從翦商之志可乎如
以爲不從翦商則泰伯不從之上當著有大王翦商之
文今乃但云大伯不從政不知不從何事者試思左傳
有此文理乎又曰大伯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而不
取夫以公季文王二世力拓前緒猶不能集大統而謂

大伯足以有天下乃棄而不取誰其信之且天下本爲
商有大伯果棄而不取亦祇完商家故物何得名讓如
以讓國爲讓商更非通論父欲傳位於季子以取商天
下而我乃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功之奪也讓之義更安
在耶反復求之而其說不可通然則大伯從父志以讓
國於季歷而其後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其說不
可易也

子曰恭而無禮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禮字只主節其太過言之 恭慎

論語隨筆

卷八

二 空山堂

柔德勇直剛德四者皆美德然無禮以節之則過而爲
四者之弊 勞則卑躬折節病於夏畦憇如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亂如亂氣狡憤之亂所謂血氣狂易是也犯
上作亂不待言矣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放鬆一步
證父攘羊指其甚者 勞憇亂絞只就無禮上說不是
無禮了方勞憇亂絞 史記操下如束溼薪卽此可悟
絞字之義
君子篤於親章 此卽慎終章之意而推廣之又與周公君子不施其親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語相發明蓋同一忠厚之旨 親
指宗族言不必說父母親與故舊都不在賢才功德上
說親而曰篤便有肫誠懇至之意故舊而曰不遺只是
推恩不棄之意與仁不偷只是敦本純厚之俗非於變
時雍也 遺如遺忘之遺如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便是遺忘子也

曾子有疾章

吾知免夫謂免於毀傷也此處祇要就保身上看蓋戰
兢惕厲以保身便與尋常得免者不同全受全歸政非

論語隨筆

卷八

三

空山堂

易事時解不肯虧行以辱親及懷刑畏法免於刑戮之
說都括此中須知敬而無失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此
中道理本大不必更爲過高之論也 小子一呼便咽
住不更著一語有無限做惕屬望在內 曾子易簣要
囑付門人的話甚多其一生得力忠恕宏毅等項到此
真不勝說保身一事卻於生死之際最爲切悚故特言
之

曾子有疾章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必認煞是曾子自謙亦不必呆

疏實理只以將死可哀之情動敬子之垂念不忘欲其見聽耳。道字是全體字所貴者三是就中擇其緊要者而言動容貌三項看斯字矣字似指現成者而言此道之所以可貴者也若論其平日存養與臨時省察正有工夫然則三斯字正須活看猶云當恁事則恁地耳。朱註本作脩身之驗後改作脩身之本政不欲以三項作效驗看也。暴是麓厲慢是惰肆暴是剛之過慢是柔之過鄙是凡陋如伯有床第之言所謂俚而無文者倍是背謬如卻伯之犯而陵人子頽之樂憂。顏色

論語隨筆

卷八

四

空山堂

如何會不信如色厲而內荏又如飾喜飾怒外面有許多模樣而中情卻不然便是與信遠了。辭氣之氣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抑揚頓挫也。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然必有哀與不可犯之實此近信之說也。籩豆之事指一切簿書文移管籥錢穀在內此句譏諷古今俗吏多少。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時講以兩若字承兩問字亦可卽各兩開說亦得蒙引以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寡句則支離無義。

理耳 上二句是說事情下二句是說心境然總是形容摹擬之詞 犯而不校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或謂顏子犯而不校有包之意焉有彼曾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夫包之則近於驕彼之則鄰於狹愧之則失於薄豈顏子之心哉 犯而不校正與莊子虛舟之說相似虛舟觸人人豈怒之此喻較語類蚊蟲蝨子之說爲切 陸稼書曰從事於斯言其能爲如是非言其學爲如是按顏子爲此固是裕如曾子正論語隨筆

卷八

五 空山堂

以難之之詞摹寫顏子精進不遑光景從事於斯作用意著力字更得 虛提其事在前而因以想像其人則宛轉慨慕之思便溢於言外 嘗從事於斯矣直須見得曾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是空悼人琴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集註上二句屬才下一句屬節固是但三句一氣貫注到得不可奪纔見得可託可寄須劃得清又拍得攏正不必呆板分疏也 百里之命謂一國之生靈也不指命令 上之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

以成下之詰戎勸農剔弊釐奸國勢賴以振國政賴以舉內脩外攘智深勇沉至於變故之來事勢危急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在呼吸間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不可撓故曰君子人也託孤寄命主濟變言蓋才能濟變乃謂之才人與人也乃自問自荅而反復歎美之人與驚異之詞人也信之之詞正極咨嗟鄭重之神非一疑一決也三代以上惟伊尹周公可當此語三代以後諸葛武侯一人而已

論語隨筆

卷八

六

空山堂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士字重頓此是責士非望士須剔明不可不宏不可不毅非泛言士當宏當毅也宏是寬廣事事都著得任多少道理都容受的住也毅是立腳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的意思宏而不毅雖勝得任卻恐前面去倒了宏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宏是橫說毅是豎說仁的擔子最重四端萬善統於一仁舉天之所以與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全擔在一人身上所以爲重死是無限期的事到

晚年末路一步難似一步一息百年此志不容少懈雖
萬里之途不足喻此所以爲遠人兩不亦乎固是點醒
重遠字面卻正繳足不可以不精神

子曰興於詩章

此是說功效次第不是說工夫次第興立成俱指現成
者而言須從此追想出得力之故不可但說成詩可以
興禮可以立樂可以成語意便倒置了古人讀書都
忘得力所謂得魚者忘筌得兔者忘蹄也源流本末惟
聖人能一一言之興如寐者忽覺卧者忽起所謂見

論語隨筆

卷八

七

空山堂

善知好見惡知惡也詩有美有刺美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刺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又有抑揚反復咏歎
淫佚之節涵泳玩味則中心之良勃然而生故興必於
詩得之立如站得腳定自己扶豎得起而外物倒折不
得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
所謂強立不反者也禮有本有文規矩森嚴節目明備
既有以束其肌膚筋骸而不弛又有以持其耳目手足
而不蕩故立必於禮得之成如人之官體完備不畱缺
欠器之陶鎔成質不畱罅瑕所謂義精仁熟而自和順

於道德也興於詩知之事知之精則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行之熟故曰仁熟樂有聲有容更唱迭和優柔平中或觀聽以領其趣或講習以玩其旨自然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能已成必於樂得之 蕩滌其邪穢是就粗處說消融其渣滓是就精處說蕩滌其邪穢如煉丹家之有武火消融其渣滓便如文火溫養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不可使知之謂不能使知之但說不能使便似聖人窮於用教了不可使自是百姓本分上不可耳 須看民

論語隨筆

卷八

八

空山堂

字謂凡民耳原與學士大夫不同 使字中有道之齊之之法便有驅迫之意知之必待其自覺非關使也如此看方得 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是務其害豈可勝言如此說出使知之害極透不可之義始盡 由之之久在民亦未嘗不知但非使之之力耳

子曰好勇疾貧章

此著致亂之由以教爲人上者以弭亂之道也時講分

致亂在己致亂在人真強作解事 自古亂民皆其才
力出級而迫於飢寒者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爲
之如秦代之陳勝吳廣明末之張李二賊皆是也不仁
之人本來猛鷲陰險疾之太甚使無容身之地則致亂
必矣如東漢之黨錮王允之於李傕郭汜是也 生民
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所激而成者兩亂
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天下事往往以不平
致禍者 制田里以養之明教化以柔之則好勇疾貧
者得其所而陰消其不善之念人而不仁須有化導處

論語隨筆

卷八

九

空山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置之方籠絡容納之術則不仁者有所懾而不敢逞又
有所冀戀而不忍自絕則不軌之心亦無自萌矣

此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周公只是借用言雖有周公之
才亦不可驕吝也不可說有周公之才須有周公之德
如此便成呆滯 世無有才如周公而猶驕吝者總是
假設言之須玩本文使字中間橫下一轉語 驕吝病
痛相爲表裏不可說驕是枝葉吝是根本且字有兩義
驕者必吝吝者必驕此是一意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

常斂未必驕今驕而又吝吝而又驕此又是一意其餘猶言其他一概不足觀了不必說才爲德之餘硬添出德字來

子曰三年學章

穀字正說得不堪以學問之事而干求升斗可鄙孰甚焉若說祿字便覺體面不見可鄙處至字如字解亦得猶言沒曾干涉到祿上不易得也難之之詞少之之詞正欲學者深自猛省非贊美之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論語隨筆

卷八

十

空山堂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好學纔能篤信惟善道纔能守死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篤厚而力也只是信得牢固守死者以死守之不是定要死言雖死亦不可奪也善道如工欲善其事之善首節八字乃士之本領危邦謂內難外侮社稷將傾亂邦謂人倫政體日卽紊亂也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危便不入亂便不居此中有見微知著觀變審幾多少學問逢太平盛

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則字之前極
重難見字之際極輕快 兩不字極斬截兩則字極現
成 邦有道節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
言以足其意猶文家之有反掉也 邦字指一世而言
不與上節邦字一例看 邦有道貧且賤焉則無可行
之道可知邦無道富且貴焉則無能守之節可知此是
畫出一個無學無守的形像來不可囫圇說過 世治
則所重在學世亂則所重在守然道理自相通正不必
劃然分屬

論語隨筆

卷八

十一

空山堂

子曰不在其位章

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此是正意上不可侵下同
官分職不可越俎代庖此是旁意 謀非泛論乃商度
可否條理利弊有干預政事之意非擅權卽炫長非好
事卽結歡不在不謀只在合下道理上勘定耳政不以
從違得失論也 東漢杜密謂太守王昱曰密舉志義
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
暢不亦可乎按密之爲是代昱行事也此卽不在其位
而謀其政者黨錮諸賢多陷此失明季啟禎聞以山人

而橫議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犄滅而敗亡
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兩其字極分明兩不字
甚果斷

子曰師摯之始章

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
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笙入三
終之後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閒歌三終之後奏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堂下歌瑟
及笙并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按樂至第四節始大合樂
則樂之音節條理至此乃極盛也故曰關雎之亂洋洋
盈耳非以終該始之謂也 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
摯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夫子言之自
然要歸功師摯故於其適齊之後追思而歎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章

侗無知似與信近慳慳無能似與愿近今卻以愿屬知
以信屬能此互文見義也蓋無知識不解一事的人自
然不敢妄爲守拙無能的人自然不會欺詐 狂則必

直侗則必慳慳則必信此卽其有是病知其有是德也。不直則必不狂，不願則必不侗，不信則必不慳慳。此卽其無是德知其無是病也。今卻相反，是本來面目都喪，誠不能名其爲何形狀，故曰吾不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章

時講上句屬功，下句屬心，亦自可通。但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割不得。學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

論語隨筆

卷八

三

空山堂

恐其反日退也。如趕賊相似，須是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不及，常像趕不上的樣子，猶恐失之又恐怕撇下了。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旣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失之而反退流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全節作一句讀，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主民言。不以有天下爲樂，是夫子就舜禹胸懷洒落上看，然胸懷洒落自洒落，憂勤兢業又自憂勤兢業，蓋聖人爲天下憂勤，絕不以位爲樂，此正不與之義也。有天下而不

與須說得極平淡愈平淡顯得聖人心境愈高 孟子
若固有之四字極得不與真際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通章是贊堯之爲君不是贊堯之德性心術也不可分
上節說德下節說業 贊堯總用櫟括揚厲之辭不專
指一事說然全部堯典事情都渾該在內卻得其精要
處 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之平
等也 天之巍巍原在形體不冒上說堯之則天亦就
在不冒上說時講切無爲而物成言之過乎求深反失

論語隨筆

卷八

四

空山堂

本文正旨集註言物之高大無有過於天者何嘗不以
形體言乎 無能名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亦非
淡忘冥漠如黃老家言也謂其德之廣遠不可以一善
言不可以一端舉猶言無能名狀也 巍巍蕩蕩仍是
功用之體段成功文章特功用之分見者耳 堯之成
功如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而禮
樂制度之文章燦然有章秩然有條皆擅開闢之奇成
中天之盛何等巍巍 第二節就上文則天無名中舉
其可見者來贊歎道揚盛德形容不盡詞意正極鄭重

不可泥定集註可見者此爾說得輕了巍乎煥乎與上文同是贊歎不盡之詞 文章卽成功中之文章著一也字層遞而下細玩味之可知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言周之可以比隆於唐虞者不在才而在德隱然有不滿征誅之旨卽謂武盡美未盡善也之意也周才雖盛不如唐虞以唐虞之才禪讓襄治之才周之才乃征誅戡亂之才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以其爲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猶然恪守臣節也蓋追維牧野之事慨然不

論語隨筆

卷八

五

空山堂

勝升降之感焉抑揚往復聖人衷情如見俗儒多諱言之故聖人之意不著於後世也 開端列敘舜武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便有揖讓雍容氣象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便有攘臂顧盼鋪張揚厲神情 亂雖訓治實

則戡亂曰亂儼然爲征誅功臣正與治字相對 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乎緣有歉少不足之旨故言難以發之

卻飄洒含蓄若不專爲周才發者 唐虞之際須看一

際字以唐禪虞兩代猶一代也故堯之才舜得而有之

若征誅放伐安得云際故不可言殷周之際也唐虞際

故才盛於周殷周分故周才不如唐虞此中意旨正自
深遠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十人之數猶然不足似
隱與予有亂臣句相映射卻自渾然不露 三分節陡
然想到文王而贊其爲至德見文王之時何嘗無才乃
文王以服事稱遵養時晦十人皆不以才著非至德而
何說到此際則其不滿武王之意顯然矣不曰文王之
德而曰周之德者猶爲武王諱也斯字亦不肯斥言之
詞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章

論語隨筆

卷八

六

空山堂

禹治水土敷文命諸大事皆前人所已言者聖人獨就
禹克勤克儉豐儉得宜處細勘而表著之所謂詳人所
略也 不可說他聖有閒禹獨無閒獨稱禹者禹以匹
夫而有天下又傳天下於子鯨則殛死禹則享帝王之
奉凡此數者皆疵議所易生故特表之 致孝鬼神專
指宗廟奉先言之 書言濬畝曾是治水時事此言盡
力溝洫是治水後事看盡力二字有許多斟酌在內
無閒處全在三个而字上看出須兩兩相形方得而字
神理 無閒處是盡頭不是源頭中三句不是無閒之

大處乃無閒之盡處

論語隨筆

卷八

七

空山堂

論語隨筆卷之八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論語隨筆卷九

子罕言章 言難於得聖人無他如論語之文意聖人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罕言在雅言不語之間非不語亦非雅言故曰罕言

利卽功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不獨財利也命與仁

皆理之正者不得與利等列故殊言之命有二有性命

之命有命數之命此處對仁言之則氣數之命也指吉

凶禍福言仁字最精微深遠若將仁字說得輕易人只

論語隨筆

卷九

一

空山堂

躡等向上去反將日用倫常事略過故亦罕言之宋

儒所以不合於聖人者只是將仁字說成口頭常語了

故曰聖人之道壞於講學與字有連而及之殊而列

之兩義

達巷黨人曰章

黨人大旨總是譽聖人無所成名卻有惜之之意聖人

把大而博學都放下卻就無所成名尋出執之一法言

欲托業於卑者此聖人之善於謙處而黨人之不知聖

人正自可見 聖人豈有執御者又豈有因求成名而

執御者須要門人參想之卻不是貴約不貴博之旨

子曰麻冕禮也章

冠履之分卽君臣之義故以麻冕引起正見事之可以從眾者不妨從眾獨拜上一節萬不可從耳 時講儉字爲省工省工卽省費也無兩樣 儉字有兩義或云僅失之儉或云猶有儉意二義俱可用不妨兼之 泰之一字誅心之論雖違眾乃故爲抑揚之詞正見從下之斷然無疑耳

子絕四章

論語隨筆

卷九

二

空山堂

絕無之盡者乃根株悉拔之謂四者常人不能無賢人無之而不能盡惟聖人能無之極盡故特下一絕字四母字乃禁止之詞正絕字精神 意如意度之意謂發意要如此我謂已見也參持已見卽是私意不作私已解蓋此四者論處事之心境若作私已則所謂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便全落待人一邊與意必固三項不類 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亦只論其大概如此其實四者相爲表裏互爲終始都可說得去總要還四項本意在

子畏於匡章

道之顯者謂之文刪定纂脩禮樂法度都括在內這文字意思本大不作謙詞看聖人此時更用不著謙詞也文不在茲乎不作疑詞正反言以見其必在茲也猶云舍我其誰天之將喪斯文也二句乃故作抑揚以見其必不然也言斯文在我喪我卽喪斯文若是天喪斯文則後我而死者終古千秋不得與斯文然此乃必無之理若是天未喪斯文則我與斯文相連斯文有天可恃匡人安能違天害己如此解文意甚順情詞更覺

論語隨筆

卷九

三

空山堂

深厚有味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此聖人之無如何者也若以斯文在身遽投凶暴之一廬此亦理之

所必無者故聖人於此斷然不疑

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聖者與驚歎之詞二句連讀驚歎其聖只是驚歎其多能耳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貢所言自是聖人本色全量固字言固然是聖不須驚疑也天縱字奇闢言天任其所至不爲羈限不止如前人所云天亶天錫而已將字言其方聖而未艾正襯貼形

容縱字之意非謙若不敢知也又多能也又字有兩義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此又字帶言聖人本領大材
藝亦做得自別多能正天縱之奇亦是獨異於羣聖處
此又字推進言之 孔子之聖本與他聖不同他聖生
成如何也就不能增進了孔子精神獨造學問特勤其
聖處正不可量故曰天縱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
可見 聖之多能本自不同亦正輕看不得古來聖而
多能者惟周公孔子他聖便不如此但太宰以多能爲
聖自是合看子貢將聖與多能分明劃開耳 子聞之

論語隨筆

卷九

四

空山堂

是兼聞大宰子貢之言卻將子貢一邊姑且放下單提
大宰何等深厚含蓄時解每云賜不知我惟大宰知我
意味索然殊不肖語氣 大宰知我乎姑許大宰爲知
我也時解作大宰知我多能之故乎亦非語氣 聖人
所言固是謙詞卻暗將大宰以多能爲聖之語辨倒又
自敘所以多能之故見大宰不盡知我也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言多能乃吾少賤時事大宰所知乃故我非
今我也君子多乎哉二語便隱然有雕蟲小伎壯夫不
爲意思言外見大宰不足以知此也 多能鄙事連讀

吾不試故藝雖亦謙詞正有無限感慨 牢曰子云
因夫子之言而類記琴牢之言非必爲一時語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此章須說成一意貫串不要分作兩極若說我本無所
知但告人不敢不盡便分作兩極了聖人只是誨人不
倦人就此看出聖人無所不知聖人正就此證明自己
本無所知也首二句故作跌頓疑問之詞有鄙夫以下
自言其告人必盡言我果係有知則隨叩皆鳴肆應不
窮今一鄙夫問於我我須要待叩其兩端又盡其所有
以予人自己便已竭盡無餘竟似搜盡枯腸相似如此
拮据煩難人以爲有知耶無知耶試共參之 空空如
也指鄙夫言謂答之甚易也其兩端指其所問之事其
字須坐得實

子曰鳳鳥不至章

鳳鳥河圖明王之兆此卽明王不作天下孰能宗予之
意吾已矣夫傷道之不行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章

見之過之俱以見字領起見之重提見之與過之對非

論語隨筆

卷九

五

空山堂

復也雖少必作謂年少於我也或曰少當作坐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雖坐必作真不成語過之下不言雖少者省文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喟然一歎須知從欲從末由之後發出首節只是形容聖道之大無可著手處不是顏子錯走路頭迷途未定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中道不可識此三語卽首節註腳循循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都有个先

論語隨筆

卷九

六

空山堂

後淺深透一重又有一重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說博文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較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博文約禮雖是聖門公同教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同處如爲邦則夏時殷輅周冕一概講求爲仁則視聽言動閑以四勿博我約我顏子身體力行實見得聖教親切處不是夫子泛泛立个規條顏子專認爲我設也欲罷不能以下都須切定文禮言之旣竭吾才旣字連下句

讀書既竭吾才纔到如有所立卓爾境界也 顏子得力處只在一竭字才字兼明睿剛健言之 卓爾卽是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 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 卓爾有二義凡物處於高則見得分明所謂舉目可見也又卓爾便是峻絕直有壁立于仞光景此際更難著力所謂顏苦孔之卓爾也此二字承上轉下都兼在內 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一个熟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須知循循善誘以至所立卓爾欲從末由處處有高堅前後在只是挨次等量說來有不同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行詐卽指使門人爲臣一事此事未久亦未果行而已矣哉者甚言之以重子路之罪也病聞後知則其事雖未久而在夫子視之則爲已久也 無臣而爲有臣言本無臣也而假作有臣故曰詐故曰欺天集註云言我之不當有家臣添出不當有三字文義反鬆泛了

吾誰欺欺天乎引欺天之罪歸之於己猶言由之尊異

我徒陷我於欺天而已。末節連用兩且字作轉不徒
曉以不必然之故實則以二三子與臣較量言臣之分
疎二三子之情親死於臣本不如死於二三子又何苦
以二三子而飾爲臣也况門人可託白骨何憂但不死
於道路足矣若受非禮之葬反不如死於道路之爲愈
也嗚咽歛歔淒惻纏綿自寫苦衷打動二三子不忍天
良分明一則遺囑丁寧反復唯恐其不得正而斃也莫
作徒責子路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論語隨筆

卷九

八

空山堂

須重看有美玉於斯一句子貢是重看美玉故藏曰韞
匱沽曰善賈其處美玉不可謂不至矣但求字不宜下
一求則無善賈且一求之後豈復有美玉乎聖人於沽
之中想出待之一法似沽非沽似藏非藏以藏之意爲
沽以沽之意爲藏此聖人之善於沽正聖人之善於處
玉也。待賈自然得善故不更言善字。惟其爲美玉
是以要待賈又曰旣自以爲美玉自然要待賈。聖人
一車兩馬轍環道路非行非藏纔算得个待字范氏引
伊尹耕野伯夷居海濱卻於待字不切

子欲居九夷章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無入而不自得是正意所居則化是餘意 君子居之二句意緒仍自無聊此是寓言與欲字發端一例不可呆講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雅頌卽樂章也雅頌得所卽樂正也此句正申明上句不可分詩樂爲二事謂詩正然後樂正亦不可說雅頌得所爲正樂之一事雅頌得所正是正樂之本但須合之語太師及師摯之始二章所說正樂之功乃全耳

論語隨筆

卷九

九

空山堂

雅頌得所不專以篇章言但篇章是其要事故以所用之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爲臣荅其君則序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杜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爲宗祀文王於明堂時邁用之巡狩方岳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爲勞使臣皇華爲遣使臣頌則臣工爲戒農官是也然此等猶是粗迹如九夏金奏必不可易以簫管新宮笙奏必不可易以鐃鐘則其

器不同也歌思文者先以角不先以宮歌清廟者先以宮不先以角則其音不同也蓋一言得所而音律聲調俱在其中矣 不及風者十五國之風不被管絃二南鄉樂雅頌奏於朝廟故舉其大者言之 此章舉雅頌師摯章舉關雎之亂義各有所重也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正因周流輟環參互考訂以知其說以是見正樂之不易也道終不行故歸而正樂此意不重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此庸行之謹是乃所以爲難能 工夫愈精密道理卻

論語隨筆

卷九

十

空山堂

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 喪事概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而言 困字內亂其心志外喪其威儀須說得細緻 須知聖人志氣清明終日飲酒總是不困不但是飲酒有節也 兩則字見出入都有事不是公卿即是父兄不敢不爲兩不字極恬順正極篤切

子在川上曰章

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不舍晝夜舍去聲謂止息也 天地之化機往者過來者續但以聖人觀之則來者紛紛以及未來茫茫都成逝者故以逝者括之 與道爲

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
聖人之旨重在不捨不徒以逝者翻空見新此正聖
人見地異於佛老處

子曰吾未見好德章

好德如好色與賢賢易色不分高下言各有所主爾
照醜備立意亦備一說

子曰譬如爲山章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翻舊爲新語勢甚奇 開口

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看吾止吾往

論語隨筆

卷九

十一

空山堂

可見責在吾而不在人須著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
推委念頭尤在兩一簣字互勘對較以轉關爲激發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心解力行就當下說語之時雖不及力行而力行光景
已見 懈怠疲倦固是惰卽語之時沾沾自喜不勝其
矜張浮動之神亦正是惰處須知不違如愚無所不說
纔是顏子不惰本色 語之之字至極精神語字亦活
看與鼓之舞之意思同

子謂顏淵曰章

張子以未見聖人之止爲說似與惜乎較合依集註言其方進而未已而以惜乎二字發之更覺欬獻含蓄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

兩有矣夫不必作往往有之正要作或一有之惟其或一有之越見得可危可懼兩有矣夫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苗自宜秀秀自宜實不秀不實物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頭棒喝欲覺晨鐘驚心動魄最爲森竦作意外惋惜者非須知是警其自恃不是惜其自棄

論語隨筆

卷九

五

空山堂

子曰後生可畏章

集註其勢可畏勢字甚精前二句以愆思爲獎勸後二句以憐惜爲激勵抑揚起落文勢極其警動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可畏揚之欲高不足畏抑之欲下神情總在焉知斯亦四字來者如今卽見可畏焉知來不如今正見來者之日勝於今日也不必作焉知不如我之今日似屬添設

子曰法語之言章

兩能無有不得不從不得不說之意其權總在言者不

改不繹言者便不能爲力其權不在言者故曰末如之
何全是激發他改繹 按上兩段語氣甚婉而末三句
語氣甚決 法語直言無隱道理一定在這裏只有改
之一路故不消說繹巽言委婉含蓄不細細尋繹如何
得其微意所在 此章自指規過而言故曰改曰繹又
曰末如之何有兼陳善說者非是 說而不繹猶不說
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不說
不從者卽蔽錮曰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
亦說只是不繹不改且正藉亦從亦說爲塞責之地全
論語隨筆

卷九

三

空山堂

是麻木痿痺心性如何著手 不重吾說之窮重彼不
可救藥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志者氣之帥也故以爲喻 匹夫言勢孤力微只對三
軍言不限定未從 爭學問之人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惟不可奪故謂之志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
不可奪 此志總是道義一邊事如虞人非其招不往
之類就是大忠大節亦只是个匹夫不可奪

子曰衣敝緇袍章

衣做縕袍與衣狐貉者立乃貧富相形之最著者此而不恥便是能尚志而忘物 不恥只是胸次高不把外面當事卻不是貧賤驕人 强者必伎弱者必求亦是道其大概其實伎者必求求者必伎如驕吝之相爲因尋表裏也 伎者曰恥己之無而遂疾人之有求者因慕人之有而益恥己之無都從恥字生出 何用不臧只作何往不臧解俗講泥看用字云用之則臧不用則不臧謬 首節開端二句正要空中懸想出一個伸由來蓋此非子路實事也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

論語隨筆

卷九

齒

空山堂

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一聲情當下偶爾會心衝口而出嘉予之中正復深情無限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乃因聖人之予已將此二語服膺勿失反復低徊以無忘厥善正子路之好學篤信處夫子忽然於不伎不求之外又進一解正其步步引人於勝鼓舞無窮處或予之或奪之此之謂善誘人 何足以臧似將詩詞改換一句更覺翻進一層 本文是道卽指不伎不求而言與註中道字別

子曰歲寒章

子路曰歲寒然後知松竹之凋也

本文似是感慨松柏見知之晚意思卻只是教人爲松
柏金正希文爲知松柏者計知松柏不當於歲寒爲松
柏計知松柏不得不於歲寒此一義都在然後二字之
內細讀自知之

子曰知者不惑章

三項開說以現成之德立論下截都從上截說出非至
不惑不憂不懼方成其爲知仁勇第知仁勇者在不惑
憂懼上見得耳 仁者理卽是心心卽是理有一事來

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論語隨筆

卷九

五

空山堂

戚二語可見

學之序意思不重集註因此章知仁勇

次序與君子道者章不同故發此義其實與章旨無涉

子曰可與共學章

共學說得淺言可與共學問之事也適道謂求進於聖
人之道也蓋知所向方矣立謂強立不反所謂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則大而化之所謂時措之宜 漢人謂
反經合道爲權此言本無弊謂其迹則反經其實則合
乎道也程子非之而謂權只是經然則言經不言權可
也 權變權術聖人亦不諱言之只是要合乎道耳

權正是經之所不及不執乎經而實不離乎經也 權
非變也正之極也權非奇也平之至也此二語得權之
意

唐棣之華章

詩意自佳豈不爾思正是善言其思非不思也聖人借
其言而反之特以立教耳 借其言是借豈不爾思二
句之言反之詩人說思聖人卻說他未思詩人說遠聖
人卻說不遠此所謂反之也 聖人借詩以論思只就
詩詞略加翻挑便自意思深遠極有涵蓄重駁詩旨則
失之 時講謂爾思之思以思其人言未思之思以思
此理言截然劃開正與借其言而反之神情隔別

論語隨筆

卷九

夫

空山堂

唐棣之華章

論語隨筆卷之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